

花为幸福开

吉林省群众艺术馆編



吉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簡 介

本书包括两篇独幕话剧。“花为幸福开”通过张望志和富丽珍在爱情上、思想观点上的矛盾——实质上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是从为社会主义辛勤劳动中得来的。

“在农村扎根”写一个农村老大娘向往城市，打算送女儿进城，后来在下放干部过程中受到教育，决心全家在农村扎根。

花为幸福开



吉林省群众艺术馆编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北京大街) 吉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 1/2 字数：23,000 印数：20,000册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91·227

定价(6)：0.12元

F4220

前 言

随着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文化建設也形成一个
大跃进的高潮。我省广大的城市和农村已經普遍建立起来俱
乐部网，乡乡、社社、厂矿、街道都已成立了俱乐部，文娱
活动已經开展起来了。为了滿足广大业余剧团和讀者們的需
要，及时地大量地供应演唱材料，我們决定从“說演弹唱”
上选择較好的和密切配合政治运动、生产建設的演唱作品，
編这套丛書。其中包括各种小型剧本、东北地方戏、曲艺等
形式。

此冊为丛書之二，今后将陸續編輯出版。望各地俱乐
部、业余剧团及文艺小組广为利用，并予批評指正。

編 者

目 次

✓ 花旁幸福升.....王玉林 (1)

✓ 在农村扎根.....刘 辉 (16)

花 为 幸 福 开

王 玉 林

时间：夏锄的末期。

地点：富家的院里。

人物：张坚志 楊春枝 富大叔 富大婶 富丽珍 丽梅
巧嘴嬷

幕启：富家的三间草房斜座台左角，房左有通往远处的大路；台正中有一株倒垂柳树，树下有石几和几条供人乘凉的小凳；台右是用新秫秸编的花篱笆，篱笆上爬满牵牛花；园里的苞米棵红须茂盛；院子扫的很干净。

富大婶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嘴里含着长烟袋坐在树下摘菜。丽梅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扎着红领巾，穿着花布连衣裙在石几上演算术。富丽珍穿着浅蓝裤，花半袖汗衫，脖子上围一条花格毛巾，两条长辫上结着白色蝴蝶结。开幕时，噙着嘴扛着锄头从房左大路上走来。

富大婶：（拿下嘴里的烟袋，望着生气的女儿）哟！-这又是跟谁生气啦？嘴噙的都能拴上两条大驴！

富丽珍：（不回答富大婶，狠狠地放下锄头，自言自语地）你批评吧！自个儿还硬觉着不错呢！早知道你这个熊样我早不搭理你啦！

富大婶：这到底是跟谁呀？

富丽珍：谁，还不是突击队长呗！

富大孀：别动不动就跟人家吵，都快跟人家結婚啦，还吵个啥劲！

富丽珍：（生气地）誰跟他結婚！叫他等着吧！（丽梅咬着鉛筆望着富丽珍）

富大孀：可别一会儿猫脸儿一会儿狗脸儿的，你要不說嫁给人家能老来找你呀！学习呀，討論哪，一天到晚咕咕咕的打成帮联成伙。告訴你，小死丫头，要打算和人家成事儿，可不許你老是三心二意的。

丽梅：我姐姐淨口是心非，上礼拜六我还看見他們倆在那吃……

富丽珍：吃你呀！我五六年都沒跟他說話啦。

〔富大叔上，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农民，头戴尖草帽，身着白对襟小褂，肩扛鋤头，由房左大路上从地下拾一块土块向远方。〕

富大叔：“嗷嘶！”这些該死小鷄子，把点小白菜都給祸害啦！

富大孀：（无奈地自語）唉！你可別又打你爹那話上来啦！

富大叔：（走过来放下鋤头）什么又打我那話上来啦？

富大孀：你没听你姑娘昨几个說嘛，臉也晒黑啦，胳膊也叫高粱叶划破啦，又說整的滿身都是泥。今天又說什么不嫁給那个突击队长啦！你听听，这死丫头还得
了嘛！

富大叔：划破啦，这才鏟几天地呀，等割地时你再看，不把手給你扎烂了才怪呢，你当这是鬧着玩儿呢！早跟你說你不信，一天喊着突击呀，建設呀，幸福呀，早看着你們那幸福啦，就这样順壟沟爬呀，連豆腐你都吃不着呀！

〔富丽珍哭。〕

丽 梅：别哭啦，姐姐！

富大婶：行啦，什么小孩，十八九的大姑娘，你爹说你两句还哭上啦！你爹说你也是为你好啊，原起根儿叫你念书也是想叫你念好书在城里找个工作，找个好对象，我们也跟着借个光，谁知道……

富大叔：别管她，叫她哭去，不知好歹的玩艺！早就跟你说过，不让你跟他打成帮联成伙的你不信，又说他能考高中考大学的，又说能在城里工作……

富大婶：那小伙子长的倒不错，见人说话哪样都好，在咱社里干活也是一把好手，又上心又能干，可就不知咋叫鬼迷心啦，非要在这乡下扎什么根！唉！真可惜那文化啦！

富大叔：狗屁！他算个什么玩艺，念了十来年书又回家顺墙沟找豆包吃。别看他又研究这又研究那的，没多大出息头！那个副队长还不跟你一样（用手指富丽珍），念了六年书连个中学都没考上，回家撸着锄杠，还天天吵吵幸福呢！我撸一辈子大地也没见着幸福是个啥样！

丽 梅：（一边给富大叔和富丽珍挂锄头，一边天真地说）我们老师说啦：劳动是光荣的，幸福是劳动创造的！念书就是为了更好的劳动。将来我考不上中学也参加劳动……

富大叔：滚一边去！少扯你们那套，等你考不上中学我不把你小腿儿打断了！我叫你幸福！光荣！（转脸对富丽珍）别哭啦，下晌别干啦！

富大孀：行啦，等叫你爹給你找个城里的，日头再也晒不黑你啦，傻丫头，那才叫享福哪！（对众）走吧，屋去吃饭吧。

【富大叔先进屋，富大孀手拿着摘好的菜随后进屋。

丽梅：姐，别哭啦，走，进屋吃饭去吧！

富丽珍：（没好气地）我不吃，你吃去吧！

丽梅：你不吃我也不吃。来，告诉我， $25 \div 2.5$ 怎么算？

富丽珍：（不耐烦地）都扩大十倍！（闻歌声转身向左后方）

【幕后传来快乐的歌声。张坚志与楊春枝扛着锄头，戴着尖草帽，由右边唱着歌上。

张坚志：（二十多岁，是一个很有朝气而又标致的小伙子。头戴尖草帽，手拿布制大边帽，高兴地奔向富丽珍）富丽珍！富丽珍！

楊春枝：（是一个很漂亮，但打扮得很朴素的年轻姑娘，活泼热情，一见面就给人以亲切感）富丽珍，你的他给你送帽子来啦！

丽梅：春枝姐，坚志哥，你们下地呀？

张坚志：啊。你们吃过饭啦？

丽梅：吃……没吃哪。

富大孀：（由屋内边出边用腰中的围裙擦手。出来赶篱笆内的小鸡）“嗷嘶，嘶！”就看上那点白菜啦！（回头见张坚志及楊春枝）哟，你们这突击队长和副队长什么时候来的啊？

张坚志：才来。

楊春枝：你吃过午饭啦，大孀？

富大孀：刚吃完。我这不还没刷完碗呢嘛。你们可真想争模范哪，大晌午连个晌觉也不睡呀？

楊春枝：我们不睡哪。要天天睡觉咋叫突击队呢！

张坚志：我大叔睡觉啦？

富大嬌：嗯哪！你們不到屋躺一會兒呀？

張堅志：不啦。

楊春枝：我們一會兒就下地啦。

富大嬌：我還得刷碗去哪，有空兒咱娘們再嘮吧。（對富麗珍）
小死丫頭！還不吃飯去，還生哪分氣！（往屋內走）

張堅志：別生氣啦，麗珍，這是給你買的帽子，你戴上看好
不好？（給富麗珍戴在頭上）

富麗珍：（從頭上拿下，扔到富大嬌眼前）我戴不起你这帽子！

張堅志：（望着富麗珍，莫明其妙地不語，生氣）

富大嬌：（忽然止步，轉頭向觀眾）喲，吓我一跳，這是誰的帽
子？

楊春枝：這是堅志給你姑娘買的。你姑娘還給人家扔啦！

富大嬌：這死丫頭，不要就不要唄，給人家扔了干啥！

（轉身進屋）

楊春枝：（自言自語地）不要……不要就不要唄，（對麗梅）麗梅，
你姐姐生的什麼氣？

麗梅：她說她不……（見富麗珍用眼瞪她）不，不知道。反正
生一晌午氣啦！

楊春枝：（和麗梅）麗珍妹妹，到底生的啥氣？告訴姐姐。你
不是還要入團嘛，這樣可不行，共青團員應該有啥
說啥，不該生悶氣。

（富麗珍不理仍生氣，並將頭轉向觀眾。）

楊春枝：好妹妹，當我說說，這樣多不好！可千萬別傷了兩
個人的感情啊！（玩笑地）

富麗珍：誰跟他有什麼感情！

楊春枝：你咋這麼說呢！堅志該是一個多么能干的小伙子，

思想进步，学习积极，工作……

富丽珍：（不滿地）誰看他好誰就去愛他唄！

楊春枝：說些個什麼話！誰能那麼不懂事，硬把一對美麗的鴛鴦給活拆散。（拍富麗珍的肩）告訴你吧，我親愛的妹妹，我還等着吃你們的喜酒呢！到那時你再不用叫我姐姐啦，我還得喊張大嫂哪！

富麗珍：（非笑非哭地站起趕楊春枝）我把你這個閻王爺一把沒抓住的——滑鬼，看你跑到哪兒去！

楊春枝：（圍樹跑一圈，邊跑邊說）行啦，行啦！你算達到目的啦，我不能再作第三者了。（對麗梅）小梅，走吧，咱到一邊玩去，讓人家有個“談判”的機會吧！（拉着麗梅回頭招手）我等着聽你們的勝利消息呀！

麗梅：（回頭招手，天真地笑着喊）聽你們的勝利消息呀！（與楊春枝同下）

富麗珍：（沒追上，又生氣地坐下）這張該死的嘴……

張堅志：（毫無表情地）富麗珍，你有什麼意見給我提提吧。

富麗珍：沒人跟你說話，你去批評吧！

張堅志：噢！是因為上午沒鏟好地，我說了你好幾句呀？啊，對了！可能是因為我先接了別人才接你吧？不要緊……

富麗珍：……

張堅志：你想想，我是一個預備黨員，能那麼自私，先接自己的愛……你嗎？就是說了你幾句我感覺也是對的。本來你就沒鏟淨嘛！

富麗珍：（更生氣地）你鏟的好，你鏟去吧！姓富的姑娘不能跟你鏟一輩子大地！你爭你的勞動模範，建設你那

美丽的家乡。我……

张坚志：（不解其意地）丽珍，别那么说，建设家乡，争取模范是咱青年人的本分哪！怎么能说……

富丽珍：早看透你的本分啦！明白的告诉你吧，我理想的爱人不是你这样的！

张坚志：那么是……

富丽珍：（抢着，气愤地）是，是！我知道你决心在家种大地我早就不搭理你啦，我还指望你在城市找个工作什么的，现在你决心下了大地，哼……

张坚志：（不解其意地）能不能把你的具体意见提提？

富丽珍：你哪样我都满意，哪样都喜欢，就是……

张坚志：就是我批评了你，对吗？

富丽珍：（肯定地）不对！你要在城市工作怎么都好，现在你……

张坚志：现在我们的工作不是很好吗！响应祖国的号召，回到家乡来，参加农业生产，作祖国的有文化的农民……

富丽珍：别来你那套政治课啦！告诉你，肯定的告诉你，今后别找我啦，我也不干活啦，我们的关系就此结束！（又缓和地）不然你就离开乡村，到城市去找工作。

张坚志：（缓慢而低声地说着，思考着）既然这样也好，富丽珍，你还是别这样作……我还想劝你……

富丽珍：你不必劝我，我的去心已定了，对你我完全失望了……

张坚志：（真诚地）我希望你在城市中找到可心的爱人，我祝

你找到真正的幸福！（略停，思考）不过我总觉得你的思想有些危险！

富丽珍：（冷笑）謝謝你的好意，我真沒想到你認可不要愛情，而要翻土垃块！

张坚志：（片刻，坚决地）我也明白的告訴你，別說是愛情，就是任何东西，也动摇不了我坚决建設美丽家乡的决心！（幕后鑼声响）好吧，我要下地啦，咱們再会！我最后忠告你一句話：幸福不是等来的，也不是想来的，它是用艰苦地劳动和辛勤地工作换来的！

富丽珍：（諷刺地）祝你成为劳动模范！

楊春枝：（与丽梅上，边笑边問）怎么样，我可以为胜利而欢呼吧？

富丽珍：（对楊春枝）別欢呼啦，留着歌唱吧！再見！

丽梅：晚上見！春枝姐！（跑进屋去吃飯）

楊春枝：晚上見，晚上見！（扛着鋤头，跟张坚志身后下）

富大叔：（揉着眼睛，扛起鋤头准备下地，忽見富丽珍仍在生气）你怎么还没吃飯哪？快进屋吃点飯吧！只要你不愿意嫁給那个姓张的小子就行，我早告訴你巧嘴嬌啦，找她給你……

巧嘴嬌：（巧嘴嬌上，她四十多岁，头梳的溜光，穿一身洁淨的衣服，手拿长烟袋，一走一搖頭，使人感到很煩）哟，他大爷还没下地呀？

富大叔：看，不失念叨，一念叨就到。

巧嘴嬌：可不是。你不是上回跟我說，叫我給你姑娘找个……

（忽見富丽珍在，又不敢說下去）啊，我来閑串門子。

富大叔：說吧，不要紧，我姑娘愿意啦。

巧嘴嬌：那可不錯。我說麗珍這丫頭不會總迷上那一窩嘛！人家來啦；在我們家哪！

富大嬌：（從屋內邊出邊笑着說）喲，老婆子，是哪陣風把你刮這兒來啦？

巧嘴嬌：給你姑娘說媒來啦。人家在工廠當科長，工作又忙，哪有時閒來呀，這不，正赶上工廠放假我三次五番捎書帶信這才來，快去嘮嘮吧！

富大叔：不就是你上回說的那樣嗎？

巧嘴嬌：沒錯！真是百里挑一的人哪！

富大叔：那行啦，你們老姐倆嘮嘮吧。隨後把麗珍領去就行啦。我先去看一眼，完了還要鏟地去哪！（下）

巧嘴嬌：（坐在樹下凳上）那好吧。（對富大嬌）你還不知道呀！人家是工廠的科長，小伙子可年輕啦，今年才三十來歲，長的又好，又有文化，一個月九十多元，你放心吧，把你姑娘給他，不光姑娘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就是你这死老婆子也跟着借了光啦！

富麗珍：（聽得出神地向富大嬌）媽，他家有几……

巧嘴嬌：喲，你看我糊涂的還忘說了，那是俺孩子的親大姨扔下的那么一條根哪！啥人都沒有，就那一個光棍，可仔細啦，連烟都不……

富大嬌：怎么三十多歲還沒說媳婦哪？

巧嘴嬌：（遲疑片刻又正經地說）啊，有哇，頭年春天才死的。連个孩子都沒扔下。你放心吧，老嫂子，不知根底的我不能給管哪！說句老實話吧，要等二年就輪不到你們頭上啦，我一定把我那個十六歲小丫頭給他呢！

富大嬌：走吧，咱們到屋里嘮吧！

巧嘴嬌：不行啊，人家还得赶晚車回去哪！

富大嬌：咋那么急呢？

巧嘴嬌：傻嫂子，我不是跟你說了嗎，人家沒人手。就是說成了也用不了几天就得娶呀！

富大嬌：哟，咋那么急？

巧嘴嬌：不是家里沒人嘛！你們要是愿意就到我們家去看看人。如今晚又不兴什么包办，也省着今后落埋怨，把你姑娘也領去吧！

富大嬌：那好吧，（对富丽珍）走，咱去吧！

富丽珍：我不去！

富大嬌：傻丫头啊，你要不去再想找这样的可找不到啦！

巧嘴嬌：可真是的，哪还有这样的好事呀！傻姑娘呀，告訴你吧，就是你大白天打灯笼也找不到第二个啦！

（說着向富丽珍看了一眼）可真是的，能穿这一身去嗎，快进屋去換衣服吧！

富大嬌：可真是，这样人家眼眶子高啊！快屋去換衣服吧！

（富丽珍順从地站起来与众往屋走。 （幕落）

第 二 場

時間：第一場的两个月后。打晚場。

地点：同前場。

人物：张坚志 楊春枝 丽梅 富大嬌 富大叔 富丽珍

〔富家篱笆內的苞米結已不見，篱笆上只剩干枯的牽牛花叶及花莖；

房檐下挂几串紅辣椒及苞米，現出丰收的景象。张坚志左腋下挟着有

“獎”字的大鏡子，提一個小紙包，大步流星地走上来，他想赶快走
过富家的大門口，幕后来楊春枝喊他的声音：坚志！坚志……

张坚志：（停下了脚步，轉身向后望着）快走几步吧！

【楊春枝右手拿一个花暖水瓶，上亦有太紅的“獎”字，左手拿小
紙包，紙包上挂着两朵大紅花，花下各璧一紙条。

楊春枝：都到家啦，你还忙什么！

张坚志：也不知为什么，每次走到这块儿，心里就觉不得劲
儿。

楊春枝：有什么办法，对这种执迷不悟的人……

张坚志：（边走边說）富丽珍这一結婚老富家显着肃靜
啦！

楊春枝：听說富大叔去接他姑娘住家去啦。

张坚志：她結婚快有一个月了！

楊春枝：有一个多月啦（自言自語地），也該住住家啦。

张坚志：（走在树下停住）哎！省里向咱們要的材料你写完了沒
有？

楊春枝：写是写完了，就剩新发展突击队员的数目字还没确
定呢。

张坚志：得大发展发展，我这初步打算一下（掏出小本）。……

楊春枝：你先坐下来，咱們先核算出个底子来，再开会討
論。

丽梅：呀！春枝姐，你們俩真要結婚咋的？买这些东西
来！（忽見獎字）噢！原来都是得的奖品啊！（富人嬌应声
走出）

富大嬌：哟，你們俩这是上哪儿去咧？

张坚志：从县里开会回来！
楊春枝：

丽 梅：人家开劳模大会去啦。（顺手拿过奖品）妈，你看，这上写着：“奖给张坚志同志。”这上（指暖水瓶）写着：“奖给杨春枝同志”。

富大孀：可是的，怪稀罕人的。（指两个纸包）这也是奖吧？

张坚志：是。这是一床被面和一个床单。（俯去打开看）

富大孀：别给人家打开。

杨春枝：怕啥的，来，我给你打开。（解开一纸包，里边是花被面）

富大孀：哟，这大花被面有多好，说真的，今年这大丰收可多亏你们这青年人带头啦！

杨春枝：哪儿的话呢！还不是大伙儿的努力嘛。

张坚志：我们懂个啥，还不是边干边向叔叔、大爷们学习嘛！

富大孀：我说你们俩没黑没白的干，又研究又提什么合理意见什么的，我也说不好，反正是该得奖就是啦。看起来干啥都有出息呀！就看好不好好吧！

丽 梅：（指被面）妈，这上面也有个奖字。

富大孀：这回结婚可不用买被面啦！

张坚志：其实我们结婚的被面早买了。

杨春枝：本来我们工作缺点还很多，领导上和全体社员们偏偏要奖励我们……

富大孀：你们可真是天生的一对，又能干活又节省，这就是福啊！

杨春枝：听说丽珍妹妹也挺好呀？

富大孀：唉！别提啦（转悲愤），吃的穿的好坏先莫论，就是人家不把她当人看，说她是“土包子”，啥也不懂，又不会谈什么情啦……高兴了又是打又是闹，不高兴

連句話都不跟說。這是咱娘們說，這算個啥福呀！

我看你們倆這才叫福哪！

張堅志：當初……當初主意打的不算對呀！

富太嬌：這還不算哪！前幾個來信說又來個老婆，還領倆孩子找上來啦。叫她爹去看看，這不，你大叔昨幾個去啦，還不知道咋的哪！唉，可真揪心哪！

楊春枝：怎麼又出來個老婆？這不是欺騙人嗎！

張堅志：巧嘴這個娘們不是個東西，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嗎！應該去問問她！

富太嬌：問頂啥用，左個不知道右個不知道，能把她怎麼的，唉！這都怪我這死腦筋……

麗梅：我爹回來啦！

【眾看，麗梅去接。富麗珍無精打采地跟在富大叔的身後，從房左大路上。

張堅志：大叔，你回來啦？

富大叔：（無力地）回來啦。（無力地坐下，富麗珍也坐到楊春枝身邊）

富太嬌：怎麼整啦？（麗梅坐在富麗珍身邊，看着富大叔和富麗珍）

富大叔：怎麼整啦，散了伙啦。當初結婚時我就犯尋思，人家那麼大個科長，又那麼大歲數能沒個媳婦嗎！再說，就是沒有，也不能跑到鄉下找什麼對象呀！

楊春枝：怎麼辦啦，大叔？

富大叔：什麼也不說了，大牙都叫人笑話掉了！

楊春枝：騙子手！不能與他善罷干休！

張堅志：怎麼辦？

富大叔：怎麼辦，人家孩子都十來歲啦，咱能眼睜睜地叫人家孩子沒爹娘嗎！再說咱們結婚又沒登記，也不合